

大清王爷德国“赔罪”之旅

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

大清王爷德国“赔罪”之旅的起因,是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。

在19世纪末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中,德国充当了急先锋,当时的德国,好战、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甚嚣尘上。德国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,已无理至极,而德皇威廉二世为皇弟亨利亲王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,在汉堡所作的送行训词中,说什么“如中国阻挠我事,以老拳挥之”(光绪帝师翁同龢译自1897年12月26日《伦敦观察报》)。其蛮横嚣张,跃然纸上。

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遭到了列强的武装干涉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(1900年6月19日,括号内均为阳历,下同),慈禧太后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向列强宣战。旋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,限24小时内离京,否则不再负保护责任。当夜,各国公使联名函复总理衙门,请求宽缓离京期限,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答复。

第二天一早,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不等到9时,便乘轿前往总理衙门抗议。当他行经东单牌楼时,正好遇上神机营章京恩海率队巡街,克林德先在轿中开枪,恩海躲过敌弹,即发一枪,击中克林德。

本来中国早有“两国相交,不斩来使”的古训,国际法中也规定了驻外公使须受到驻在国保护。但克林德之死,完全是偶然事件,并非是列强所指责的中国公然违反国际法。因为公使的权利并不是无限的,公使在驻在国不能为所欲为,随心所欲。恩海是自卫击

中克林德;何况,克林德对中国人民欠下了血债,他曾在六月中旬率领一队德国水兵枪击过义和团,致使20余人死伤。

当得知克林德被杀,德皇威廉二世盛怒,扬言:“必须中国派钦差到我面前磕头方算了事。”又加派军舰赴华,“矢取北京为城下盟”。在送援军出征时,德皇致辞说:“朕须视德国国徽,暨他国旗帜,均高悬于北京城上于心始安。”

七月二十日(8月14日),美、英、日、俄等国侵略军先后攻进北京城,次日凌晨,惊慌失措的慈禧挟光绪帝离京西逃,北京城陷入血海之中。

光绪御弟赴德“赔罪”

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,克林德之死,成了列强,特别是德国侵略军向清朝进行威胁和勒索的一个借口。他们强迫清廷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条约签订之前,德国在各国公使举行的第五次分赃会议上,又要求加入议和补充条款,即要清廷派遣一个以亲王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柏林,对克林德被害一事表示“惋惜”。

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对德国的无理要求不敢有任何抗争,根据德方点名要求,派光绪皇帝的弟弟、醇亲王载沅为赴德专使。

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(1901年7月12日),年仅18岁的载沅率领一个54人的庞大使团,由天津塘沽港登船,经上海、新加坡前往欧洲。原定德皇在七月十四日(8月27日)接见醇亲王一行。关于王爷递交国

书的礼节,德国政府要求:“廿七,德皇在白厅坐见;王爷行三鞠躬礼;递书;致颂。其参、随同人见者,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,叩首。”即德皇不是站着而是坐着接受国书,王爷的随行人员要像见中国皇帝一样向德皇下跪叩头。

这一消息传回国内,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致朝廷的电报中表示,他正派人与德国新任驻京公使穆默交涉,指出这是“仇视中国”之举。穆默答应致书德国政府,撤除叩首礼节,但能否办到,并无把握。李鸿章还提出,如果德国坚持不改的话,让参、随人员要么称病回避,要么干脆在别国等候,绝不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,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体面。更何况,如果忍受这一奇耻大辱,日后中国外交官还有何颜面出使他国。

当事人载沅在日记中写道:

辛丑七月初九(8月22日)船过……义大利境也。旋得吕使(指驻德公使吕海寰)电知德皇所定觐见事宜有“参、随跪叩一节”,此为中外所无,当即图应付之策,以全国体。

十二日(8月25日),车入瑞士境……以余连日船车疲倦,下车在旅馆休息,抵旅馆后即电飭德馆参赞廉音泰往告德外交部,以余身体少有不适应不能即赴德京。

载沅干脆以身体不适为由停在瑞士不走了,德皇原定在七月十四日(8月27日)接见醇亲王一行的活动取消。

面对中德礼仪之争的僵局,光绪帝一方面认为德国欺人太甚,一方面希望转请英美日驻华公使调解。盛宣怀怕中德关系破裂,出主意说将德国

所定的接受国书礼节提交各国驻华公使公平订定,“以昭公允”。七月十八日(8月31日),在西安的朝廷指示载沅准备做全面的妥协。

德国制作“谢罪图”悬于宫中

到了七月二十日(9月2日),德国态度转变。德国之所以转变态度,根本原因是清朝议和全权大臣奕劻、李鸿章拒绝在已经商议就绪的《辛丑条约》上签字。事实上,在载沅觐见德皇三天后,议和全权大臣奕劻、李鸿章才在《辛丑条约》上签字。

七月二十二日(9月4日),载沅一行觐见德皇,参、随人员行三鞠躬礼。载沅首先宣读颂词,表示“上年中国肇乱,甚至有违公法,殃及贵国使臣,我国大皇帝尤为珍惜”,道明了来意;继之呈递国书,国书中将德国侵略军的暴行美化成“贵国劳师远征,戡匪安民”;随后德皇坐着接受载沅呈递的国书并致答辞。答辞充斥着斥责中国之意,态度也非常傲慢。不仅如此,德国还专门制作了醇亲王“谢罪图”,悬挂于宫廷中。亲眼看到此图的康有为在《游藏历代帝王服物之故宫》中写道:

入门见我醇王谢罪图,德主威廉端坐,百官左右侍,醇王鞠躬呈递国书,从官从后。德国宫中多悬此图,示威远也。

载沅使德“赔罪”,这是他步入政治舞台的第一件大事。虽开了晚清王爷出洋的先河,却是出使外国最不光彩的一次。

据《博览群书》 赖其深/文

徐悲鸿画“无爪猫”调侃徐志摩

1929年4月10日至30日,上海举办“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”,规模空前宏大,展出作品2500多件,包括传统书画、西洋油画、雕塑、工艺品等。徐悲鸿、徐志摩、林风眠、刘海粟等7人联袂担任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,美展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徐志摩负责编辑出版了《美展特刊》,他在发刊词中说:“我们留心看看吧,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。”然而,徐悲鸿却旗帜鲜明地主张写实主义风格,极力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画派,坚决反对将他们的作品引入美展,甚至拒绝送展自己的画作。

数日后,徐悲鸿致信徐志摩,就西方现代主义油画的“真伪”和“是非”问题,以“庸”“俗”“浮”“劣”等字眼,将马奈、雷诺阿、塞尚、马蒂斯等画家的作品讥讽为“无耻之作”。徐志摩收到徐悲鸿的书信后,以《感——致徐志摩公开信》为题,将它全文刊登在4月22日《美展特刊》第5期上,并写下长达7000字的《我也“感”——与徐悲鸿先生书》,在第5、6期上连载,予以回应,认为徐悲鸿对现代主义画家及其作品的谩骂过于“言重”,艺术品评的态度应更冷静、理智,指出现代派画风有其自身魅力,为中国画家效仿是必然的倾向。

面对徐志摩的批评,徐悲鸿坚持己见,又相继写下《“感”之不解》《“感”之不解》(续),刊登在5月4日《美展特刊》第9期,及中旬出版的

增刊上,重申了自己笃信写实主义的艺术立场。

徐悲鸿和徐志摩在美展期间灵光乍现的笔战,被称为“二徐论争”,其焦点是本届展览是否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画家作品,而其实质是两种美术观念、创作风格、审美意趣的交锋。由于艺术立场不同,尽管他们意见不合,争执激烈,但只限于文艺批评范畴,不带有身攻击,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旅欧期间结下的友情。

徐志摩在生活中是爱猫一族,1930年初冬,徐悲鸿画了一幅《猫》,笔墨细腻、形象生动,赠送给徐志摩。画面上,一猫黑白相间,横行在粗壮的树干上,双目圆睁,侧首观望,足下是斜逸而出的数枝早梅。画的右上方题款:“志摩多所恋爱,今乃及猫。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,而去其爪,自夸其于友道忠也。”题款寥寥32个字,却意含隐喻,耐人寻味。其中,“今乃及猫”,以猫指代生性浪漫的诗人的旧爱新欢。“去其爪”,意指一年前的美术之争,表明自己始终坚持写实主义主张,坚定不移地改良中国传统绘画。“自夸其于友道忠也”,包含了一段往事:徐志摩同军事学家蒋百里都是梁启超的弟子,彼此关系亲密。1929年冬,蒋百里因弟子唐生智起兵讨伐蒋介石,次年3月受牵连而入狱,徐志摩赶赴南京,陪友坐牢,徐悲鸿以此称许徐志摩珍惜友情的忠诚品质。

据《美术报》 周惠斌/文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